

H U A W E I D U

花·尾·渡

易征 著



1 广东教育出版社

U A W E I D U

花·尾·渡

易征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尾渡/易征著. —广州: 广东教育出版社,
2000.11
ISBN 7-5406-4273-4

I. 花… II. 易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1548 号

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邮政编码: 510075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

(广州市滨江东路 500 号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.75 印张 138000 字

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06-4273-4/I·56

定价: 11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(电话 020-87616267)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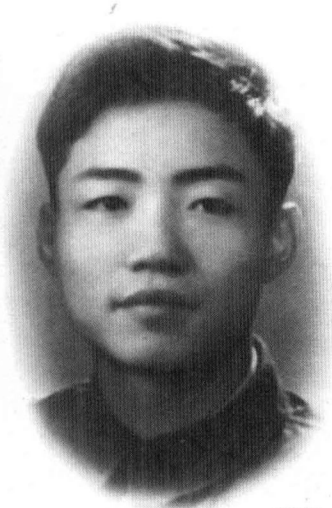
作 ◇ 者 ◇ 简 ◇ 介



易征，1931年出生于湖南汉寿。18岁参军南下，经历了衡宝战役、广西战役，直到广东。1955年转业，先后任广东省党校校刊编辑、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，“文革”后任花城出版社编辑室主任、副总编。1985年创办《现代人报》，任总编辑，为推动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。三十多年的编辑工作，不仅有开拓精神，业余创作硕果亦丰，结集为《红豆集》、《文艺茶话》、《诗的艺术》、《一个编辑眼里的艺术是非》、《轻叩诗之门》等评论专集，以及《南海渔家》、《多伦多来客》、《归队》等小说散文集十多种，百万余言。



远望



凝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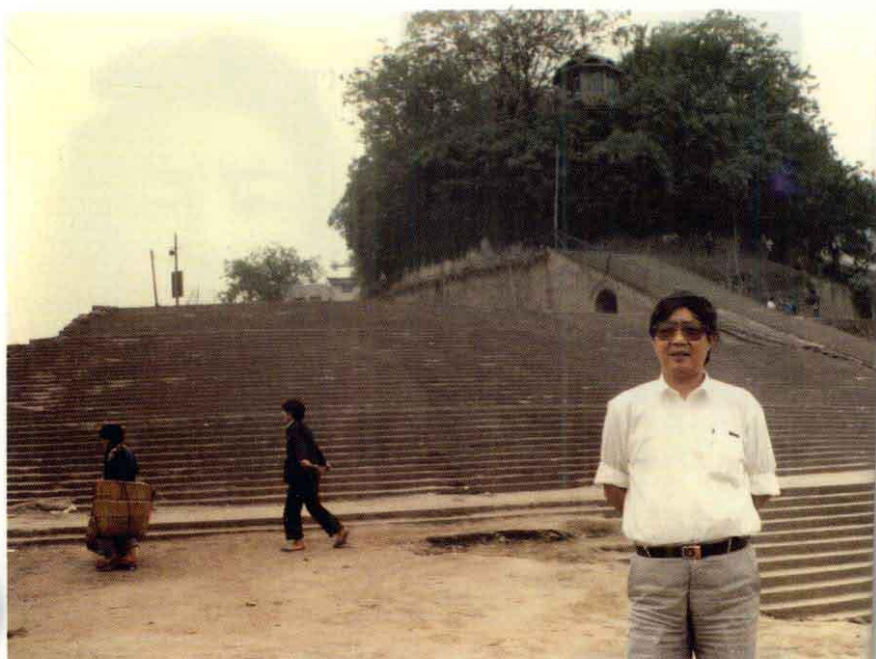
花尾渡
HUAWAIDU



我是一个兵

小俩口——易征和刘兰仙





重回母校——在成都
浦阳空军幼年学校原址



相依相伴



进入老年，似乎多了些哲理



雄狮在想些什么



最后的冲刺——易征与《现代人报》



目 · 录

- 1 \ 故人的黄昏
 代序一
- 6 \ 此日伤君未尽才
 ——哭文友易征
 代序二
- 14 \ 花尾渡
- 19 \ 沙田行脚
- 24 \ 珠江悲欢
- 28 \ 艳阳秋
- 33 \ 新会行吟
- 37 \ 荔红稻香
- 44 \ 祖国的笑容多么美!
 ——记林墉
- 50 \ 南国春色逐人来
 ——记王维宝
- 56 \ 冰兄小志

岑 桑

李汝伦

花尾渡

1

- 65 \“绝不放下笔!”
——初会巴金
- 69 \艺术家走向成熟
——访杨之光
- 76 \踏雪初访沈从文
- 80 \深圳的小字辈
- 85 \闽南观石记
- 90 \窈窕桂林
- 97 \家住南海沧浪边
- 105 \梦绕嘉陵
- 114 \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
- 121 \佛山心影
- 125 \君住江之头
- 133 \乔迁志喜
- 138 \月儿弯弯照九州
- 144 \但得夕阳无限好
- 150 \多伦多来客
- 156 \不夜金三角之一角
- 161 \天河小蓬莱
- 165 \鳖的幽默
——九和记事
- 169 \色彩斑斓 气势磅礴
——珠江三角洲旅游景点采风小记
- 173 \徜徉小鸟天堂
- 176 \没带走的云彩
后记

司马玉常

故人的黄昏

代序一

岑桑

花尾渡

易征去了，从此不再回来。

易征一生最后的半年时光，与我有过许多相聚的时光。半年里面，我与他曾三次联袂出游。头一次是1997年初夏，省旅游部门邀约了几位文艺界的朋友到五邑一带采风，易征与我都参与其事。过后不久，我们又先后两次分别到了佛山和深圳南澳，参加新闻机构在当地举行的评奖活动。从南澳回来后不久，也就是同年的深秋，易征便病发住院。他住院期间，我曾先后三次去看他，病榻上的他已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
易征去后，他的未亡人兰仙伤心地把易征弥留之际的情景告诉我们：他反反复复呼喊着老朋友们的名字，要兰仙感谢大家对他的深切关怀。最后，他艰难地喃喃而语：“我先走了，再见了……给我穿上……鞋……放……音乐吧……”兰仙呜咽着说出自己的遗憾：她已来不及给他放音乐。

易征喜欢音乐。那次五邑采风之行，旅伴中有几位年青人。我们同乘一部旅行车。年青朋友们爱热闹，一路上又说笑又唱

歌，把满车厢的气氛弄得热腾腾的，叫我们这几个老头也为他们的歌声笑语所感染，仿佛一下子变得年轻了几十年，竟然放肆起来，和小伙子小姑娘们一起引吭高歌。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：不分老嫩尊卑，都得挨个轮着独唱一曲，连有了一大把年纪的易征和我都不能闹特殊。轮到这两个老头的时候，我们苦苦求饶，终于经不住这群年青人的逼迫，最后只好遵从。易征和我少时都曾经经历抗日战争的岁月，都熟悉流行于那个时代的令人热血沸腾的抗战歌曲。我唱了《黄水谣》，易征唱了《嘉陵江上》。也许是唱出了滋味的缘故，易征忽然问我：“你知道那时候有一首歌叫《记得当时年纪小》的吗？”我说：“记得，还会唱呢！”大伙听我说会唱，便抓住不放，一定要我唱一遍；我只好拉起沙哑的老喉唱起来：

记得当时年纪小
我爱谈天你爱笑
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
风在林梢鸟在叫
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
梦里花儿落多少

刚唱过，易征鼓掌称赞：“好！好！一点不错！一点不错！”接着，他又问我：“你会唱那首《伏尔加纤夫》吗？我指的不是尽人皆知的《伏尔加船夫曲》。”

我明白他说的是那首忧伤的二重唱，便应道：“会！在中学歌咏队里，我唱这歌的低音部。”

“好哇！”易征高兴地说，“那我们就来一曲二重唱，你唱低音部！”

两个老朋友于是以有点嘶哑而混浊的嗓音深情地唱了起来：

.....

赤足的老人和孩子们牵着绳子拖着船

慢慢地走下了河岸

他们苦痛的脚步

深深刻印在闪烁的沙滩……

唱过后，易征说：“这歌真凄美。用凄美二字来形容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我看整首歌词至关紧要的是‘赤足’二字。孩子们赤着足倒没什么；老头子光着脚板，多凄凉呀！何况还在坎坷的河岸辛辛苦苦地拉纤！”我说我同意他的说法，打趣道：“你三句不离本行，真不愧是个卓越的诗评家！”

五邑采风之行是欢快的。那时易征虽已显得消瘦，但还很活跃，很开朗；依旧还是那个机智而幽默的易征。一个多月之后的佛山之行情况便不一样了，他明显地消瘦下来，平日有点儿胖态的他，竟隐隐现出了颧骨，朋友们都暗地里为他担心。此后不到一个月，我们同游南澳时他已病容甚显，步履不稳，不得不由兰仙陪同照料了。

在南澳那几天，易征有时还会自己外出散散步。我们的住地面临大鹏湾。那里的湾岸遍植木麻黄，绵延而成葱茏林带。岸边是一弯新月形的长滩，逶迤数里，金沙耀目，蔚为壮观。在岸边遥望南海，烟波浩淼，横无际涯，令人胸膈为之一畅。那天傍晚，用过晚饭，我到岸边散步，看见易征独个儿倚在一株老木麻黄树下怔怔地面对着大海出神。这情景叫我想起40年前的往事：1958年我奉调到刚成立的广州文化出版社工作。有一天，一位才20来岁的小伙子带来一部他自己写的中篇小说稿要求出版。小说的名字叫《南海渔家》。阅稿后我们决定采用，而且很快便出了书。这书的作者便是易征。《南海渔家》成了易征和我的友谊纽带。事后不久，我们竟有缘成为在同一单位、同一部门朝夕共事的工作伙伴。更有意思的是十年动乱期间，易征和我都同被打进“牛棚”，随后又一起作为“牛鬼蛇神”被遣往“五七干校”，被编在同一个连队的同一个排和同一个班，从事强制性

劳动凡数年之久。林彪摔死于温都尔汗之后，我们又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从“五七干校”被调回原单位的同一部门。……四十年来，命运老爱把易征和我摆在一起，日子久了，成了知交，彼此间推心置腹的思想感情交流也就是自然而然了。

“易征！”我老远便向正在木麻黄树下遥望南海的易征喊道，“你对着南海发愣，莫不是还想写一部《南海渔家》的续篇？”易征没有回答，待我走近了，他才指着眼前那在夕阳映照下像金子般闪烁发光的沙滩，满怀心事似的对我说：“那就是大鹏湾！抗战期间，我才六七岁时就知道广东有个大鹏湾。日本鬼子就是从大鹏湾登陆进攻华南的。如今来到大鹏湾，真不知有多少感慨！你瞧，那一溜沙滩多美，真是美得不能再美了！想到当年日本鬼子是踩着那金子般的沙滩，爬上岸来杀人放火的，心里真不是滋味。往事难忘呀！像要知道卢沟桥的历史那样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大鹏湾的沉痛史。我想这里应该有一座纪念塔，或者至少有一块纪念碑，铭记那一段历史，让人们记住几十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。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都没齿难忘……”他侃侃而谈，说这里不应仅仅是一处旅游度假胜地，同时还应该成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。……那天傍晚，两个老朋友迎着略带寒意的海风，海阔天空地谈个没完没了。我们谈政治，谈文学，谈人生，谈人间百态，大家都觉得彼此间的观点往往出奇地相似。我们的话题不知怎的竟谈到了死。大家都把死看作天经地义。有生必有死，有开始必有终结；就像树上的果子熟透了就得坠落那样，死亡其实可以看作是大自然合情合理的回收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我告诉他，有一位哲人说过：一个人因为自己没有千年之前就活着而伤心，当然是个大傻瓜；为自己不能再活一千年而痛哭，同样是个大傻瓜。这两个时期——你尚不存在的时期和你将不存在的时期——是毫无区别的；你也同这两个时期毫无关系。你进入的是此刻。假如你要让它更长一点，你又能把它拖

得多长呢?易征听了,不住的点头,笑道:“可不是么,所谓长命短命,其实都是相对的。能活上几十年,也不算短命了。彭祖若想活到一千岁,可他活到五百岁时便死去,他也会觉得自己太短命了。我赞成这样的观点:一出戏剧是这样,人生亦是如此——问题不在演得有多久,而在演得有多好。”

真的,生命贵乎活得好。很有价值的轰轰烈烈的人生固然十分好,诚实地、无愧无疚地度过一生不也很好吗?

易征的一生,并不算轰轰烈烈;他的智慧、才能以及在文学事业和出版事业上有目共睹的成就和贡献,也不必为之大事宣扬。作为与他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,我以为易征更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一直葆有的真诚与良知。这种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可贵的品质,在风风雨雨的六七十年代表现得明显不过了。当千百万人为当时荒唐和理性尽失的政治狂热气氛所驱使,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别人落井下石而不以为耻的时候,易征是保持清醒的;他丝毫也不曾在当时落难的我心中留下过可鄙或可悲的印象。这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,真属难得。为人,没有比真诚与良知更为重要的了。易征容或也有缺点,也有欠是之处(世间岂有完人),但较之他葆有的可贵品质,那充其量是小数点以下的问题而已。

易征走了,从此不再回来。悲伤之余,我以自己能够在老朋友一生的黄昏时分,伴他走过一段路,与他有过最后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为慰。旅行车上二重唱的歌声,此刻仿佛又缭绕于耳际:

.....

赤足的老人和孩子们牵着绳子拖着船
慢慢地走下了河岸
他们苦痛的脚步
深深刻印在闪烁的沙滩.....

易征,我情长谊深的朋友!若能以这凄美的歌儿来为你送行就好了,我记得兰仙说过,临走的时候,你需要的是音乐,还有鞋。

此日伤君未尽才

——哭文友易征

代序二

李汝伦

易征去了，在他出门的前一刻，他叫夫人兰仙给他播放他平日爱听的乐曲。那乐曲是送行曲呢？还是天上的迎魂曲呢？他踏着乐曲，他安详地走了。可他给亲人留下的是热泪，是朋友们的伤心。易征，走得太早了，按中国当今的人寿长度，他总可再留在我们之间十年。

我和易征相识于1956年，那时我在《作品》当理论编辑。作家周围有篇小说《老油条》，反映了统购统销给农民造成的灾难，很受读者欢迎，但却遭到来自左边的棍子，于是展开了争论。在来稿中发现了易征这个名字，文章不仅立论准确，中肯，而且文字老练，极富文采，我们请他来编辑部见面，原来是位二十多岁的青年。讨论虽未作结论，但发表了他的文章后，讨论也就停止了。翌年，我中了“阳谋”，到白云山“大跃进”去了。此后在报刊上常常见到易征的名字，他写诗、散文，更写评论，多能引起文坛的注目。1962年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在向知识分子脱帽、敬礼、道歉后，我总算有了可以发表作品的机会。易征

曾对我探访，他带给我的是一股暖流，觉得人间毕竟不全是冷雨凉风。渐渐地，我成了他家的常客，饷我以比大饭堂顺口的酒菜，他有时也到我处闲聊，有时也带着他的朋友。我当时捉襟见肘，他鼓励我多写些稿子，帮我设计题目。可我哪有多发表文稿的可能，报刊偶尔作开门状，不过是开了个门缝，易征想得未免天真。有一次什么运动的批判会上，作协某位头头当众说：“他和易征的关系密切，经常来往，他交的就是这类人物……”于是这也成了罪状，自然也反映了易征在他们眼中的形象，但这丝毫没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。易征做人没有媚态，不会唯唯诺诺。他大大咧咧，有些名士风度，这当然不为当权人物所喜。当两个“批示”下达，作协等文化部门连窝端地赶下乡，去搞“四清运动”时，我们这些没资格的老右们便被送到高鹤合水公社的一个村子，那里是麻风病的高发区，我的“三同户”就有个患者，手指已变形。农村是“广阔天地”，为什么一定要往这里送？我们有位诗人，神经紧张，常常自言自语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他当然回答得出，但他不敢说。我则坦然，我到大队卫生所借了几本有关麻风的书，知其所害，乃知有所避。记得省委书记陶铸曾在一次大会上说，不要把右派当作麻风病患者，可以和他们接触。但既然已被当作了麻风病患者，所以我们才更适于到麻风病区吧？我曾偷写一诗：“即日检收行李行，女儿泪眼伴车声。云横雪拥蓝关路，露重蝉高玄鬓情。失却佳人难再得，置之死地每偏生。麻风杆菌不麻我，料是嫌沾座右铭。”此事我后来对易征说了，他很激愤，连说：“不可理解，不可理解。”过一会又说：“可以理解，这就是‘置之死地’嘛，那些人的心理就是叫我们活得不舒服，叫你们活得更坏！”他说，“这诗写完就算了，不要保存！”说着就把诗撕成碎片，“就算我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看见！”

一年后，我们又被送到阳春县的又一个合水公社，那里是著